

第十二回 小書生觴餘遇主 聖天子有意憐才

詩曰：

巷遇喜憐才，風塵辨駿駘。

萬門高跳處，平地一聲雷。

語說朱能貴保在李建良店中，大家商量伸冤雪仇。建良道：「黃賢姪，令姊之冤伸雪亦易，他日回鄉在本處官員控告便得。」

惟朱家一案事情重大，胡賊既為當今國戚，又晉爵為公，實難動遙此事若不謹慎，恐禍不旋踵。況且胡賊結交極廣，朝中大臣多與他相厚。待我與二三知己朋友斟酌，務要計出萬全，方可行事。」朱能道：「事皆確實，況有府尊何公作證，怕他怎的？又府尊有書教我向兵部衙門投遞，自有照料。」建良道：「近來勢利的世界正係貧不與富敵，富不與官爭。我勸賢姪不可心急，待等考過秋闈，等金榜題名，此時更易為力。」貴保道：「叔父其老成練達之見，我們不可造次。待等考過秋闈之後，再議可也。」朱能聽了二人言語，遂安心讀書習武，以為進取之計。

時光易過，到了秋闈之期，朱能隨眾應試，三場已畢。到了開榜之日，高高中丁第二名武魁。報到店中，大家歡喜不荊朱能即修家書命人回家報喜。過數日朱能即命家人持了名帖，僱轎直到兵部衙門傳見。兵部尚書何維柏見新科武經魁到拜，大開中門迎接，兩下相見，直進大堂坐下。何維柏命家人遞茶。茶罷，維柏問道：「殿元公光臨敝衙有何見教？」朱能乞退左右，維柏遂命眾家人迴避。朱能上前拜道：「晚生在家被權惡所害，欲告御狀，又奉令弟府尊之命帶書到來，求大人代為料理。」維柏道：「書在何處？」朱能在懷中取出書函呈上，維柏拆開一看，書中大意不過話胡豹容縱兒子，強逼民女，圖奸不遂連斃二命。該縣貪賊，夾斃證人，監禁苦主。上下貪污滿城冤塞，自己官小難道超雪，求兄長軫念民瘼與他伸冤。末後又說胡賊近來蹤跡詭異，蓄有不臣之心，宜早預防云云。維柏看罷說道：「事關國戚非同小可，殿元公何不考過秋闈然後酌議。」朱能道：「大人之言有理，晚生從命就是。」說罷告辭，上轎而去。

回到店中對建良貴保說知，於是安心習武以待秋闈進齋過了殘冬又是新歲，是時四方寧靜盜賊不興，恰好又是正月月中旬，上元佳節，神宗皇帝預日敕命兩位大臣，在承天門外建下天醮，酬答吳天上帝鴻恩，大放煙花與民同樂。宰相張居正在府前高搭彩樓，命素娟小姐於十五日午時，在樓上拋擲繡球招婿不表。話說神宗皇帝改妝微行，帶了一個小宮監周圍遊玩。

只見士庶輻輳商賈雲集，到處不分日夜，簫鼓嗷嘈笙歌嘹亮，十分熱鬧。說不盡粉白黛綠，覽不盡公子王孫，真所謂一人元良萬民有慶。神宗皇帝游過了幾處，行至張居正相府前，只見高搭彩樓，人多擠擁難近，又頭門結一座王母宴，瑤池花瓣人物俱是縐紗結成，十分精緻。其次陳兵部頭門的一座郭子儀祝壽圖結構得十分工巧，看過了幾處，直行至羊肉街，不覺腹中饑渴，到了李家酒樓。上樓見鋪設華美，又見酒客滿坐，神宗皇帝見無坐處，意欲回步，又見走得困倦，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恰好貴保因酒客喧闐不便讀書，又朱能出外獨坐無聊，偶出房外站立，忽見神宗官家打扮器宇不凡，隨著一小僕欲進欲退，知他欲飲無坐，便上前拱手道：「客官飲酒此間無坐處，且到小弟書房，自有潔淨坐位。」神宗聞言大喜，即相隨入房坐下。

貴保傳呼伙伴擺上精潔肴饌美酒，相與對酌。隨行小監在旁執壺。

兩家坐下各道姓名，飲次，二人談今說古議論風生，十分投機相見恨晚。神宗見貴保年少英俊對答如流，有心相試說道：「某觸景生情有聯一句，請足下對之。」貴保道：「請貴客說出來，倘不能對，休得見笑。」神宗遂把聯句說出：「小危樓三杯兩盞極好東西」貴保即時對道：「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」神宗皇說道：「某更有一聯句，歷來無人對得，今足下有此捷才必得確對。天下之蟲蠶第一。」

貴保見是拆字，把蠶字拆天蟲二字，遂把鳳字拆凡鳥二字對之。

「凡間之鳥鳳無雙。」

喜得神宗不住口贊道：「足下有此仙才，且口氣超群又念念不忘君國，他日得志定作國家柱石忠良，必能羽儀天下，而為國家祥瑞也。」頻命小監行酒，盡歡而罷。

貴保命伙伴復潔香茶談心，神宗問道：「聽黃兄聲口不似本京人氏。有此大才，因何寓此喧囂之地？」

貴保道：「小弟原籍襄陽，同一友到京雪恨，與此店主相厚，是以暫寓此樓。一則借此溫讀，二則便於訴冤。」

神宗問：「此友何人？所仇何事？」

貴保道：「小弟與友雪冤，案情重大，說出來令人髮指。」

今日相識之初未便吐露，朱先生莫怪。」說罷攢眉愁歎。

神宗道：「不用悲傷，我看黃兄印堂氣色光潤，日間必有喜事臨身，何愁冤情不報。但三兩日間不宜出外，恐有貴人相臨。」貴保道：「朱先生精看相法麼？」神宗道：「非也。不過據理懸空揣度耳。」說罷起身作別，袖中取出銀一錠置桌上道：「承蒙厚賜，留此作為酒費。」貴保道：「這個可不必，薄酒粗菜褻瀆尊長，何勞厚賜。」即納還小監袖中，相達下樓，珍重而別。建良問道：

「此賢姪相識麼？」貴保道：「非也。他說姓朱是本京人氏，小姪見他博學，相與談飲。他留下酒費，小姪不曾受他。但用了多少酒錢，待小姪算還便是。」建良道：「不須不須，叔姪間何用客套，以後賢姪倘有客到，但呼伙伴備饌就是。些須飲食不必計較。我與賢姪及朱賢姪情如骨肉，今賢姪如此是見外了。」貴保道：「攪擾叔父不當了！」李建良打聽張相府彩樓招贅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